

夏捕知了

□王耿发

眼睛一晃，已退休近五年并有幸至今还混在上班族里早九晚五。然而，岁数是不饶人的，自然法则谁也逃不过。现在的我，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睡梦里，回忆明显多于向往，其中孩提的往事最让我觉得回味无穷，一有空隙竟然还对孙女津津乐道。小学四年级的小孙女似乎对好多事不怎么感兴趣，比如，捞蝌蚪、捉蟋蟀以及男孩格外喜好的踩河冰、打雪仗等等，因为她缺乏身临其境的感触。最后还是夏捕知了此举有点吸引力。想必今年的盛夏无论如何要带她去捕几只了。对她来说也好有个新的认知，对我来说，哈哈，可以重返顽童那段美妙时光。

有记忆时，就知道能飞会叫的蝉了。上学后才明白这个傻乎乎的东西还有个有趣的雅号叫——知了。记得小学一年级，语文老师讲了一则娓娓动听的故事后，说，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像它。明明不知还爬在高枝上大喊大叫“知了知了”。爱听童话的我，当起真来，举手问老师：那我们要向什么学习呢？真会动脑筋的老师把语文书翻开并高举起来：要向它学习。今天我们就学这一课。全班唰地一声，定睛一看，原来这一课是蚂蚁与蟋蟀过冬的故事。生动的教学，产生了强大磁性，把我们这些屁股坐不定的野孩子吸引住了，静得几乎落针闻声的境地。

久而久之，对学校生活习惯了。要野要玩，只能等到在校外，等到放假，特别到了暑假

里，我们这群像脱了缰的小野马，又开始乱蹦乱跳了。每当晌午时，我们玩劲比太阳还火辣。时而跳入清澈如镜的池塘里狗爬一番，时而钻进翠绿一片的竹林间，搜捕知了，而且专门抓高声大叫的，叫得越响越倒霉。起先，抓到这些“响虫”，尽是自己玩，捏在手里摇着招惹它叫，随后再成为鸡鸭的美食。尤其见到吞进鸭子肚里还鸣不平的时，便手舞足蹈，实在很过瘾。有一次遇上了一个城里人。她看见满笼子的知了，觉得蛮有趣，愿意出钱买几个回去给孩子。我们又惊又喜，任她挑，结果收了她一毛钱。回家后，三人平分，还留下一分决定由我保存。从此后，我们三人一伙悄悄干起了“买卖”行当了。等在厂门口，出没在汽车站，像乞丐似的，“阿姨叔叔”叫不停，最终换回几毛钱或几斤粮票。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成绩好，就能当大中小队长，就有本钱骄傲，压根儿不懂得“财物”也是骄傲的本钱。我们有了额外收入，神气多了，时常施舍给其他身无分文的小伙伴。也许这缘故，我们便当上

了小儿头。

暑假的生活是绚丽多彩的，可我们三个人却染上了一种颜色，变成“小黑炭”。老师见了，摇摇头来：一个暑假你们干什么去了，弄成这副样子。我们毫不在意，心里甜滋滋的，还盘算着下一笔买卖——秋天捉蟋蟀卖。谁知，正当我们得意之时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向老师告了“密”。在办公室里，老师瞪大了眼睛望着我们，一声不响，我们垂着头，出汗的手搓着衣角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老师还是沉默不语，我硬着头皮问道：“我们到底做错什么了，你批评就是了”，这时老师微微一笑：还是你爽直。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敢说话了，你何不是说叫得越响越倒霉吗？我的声音一响，恐怕也被抓走卖了。我们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耳根，相互看了看，又扑哧一声，天真地笑了。老师用手摸了摸我们的头，明白了就行，好孩子就是这样的。从那以后，我们还那么顽皮，玩起来还那么野，但再也不出格了，因为我们好像真的知了了。



童年的记忆

□俞富章

服，太阳落山之前，会主动收回家，还会叠整齐。还有一些事，也是从小就会做了，如去阡陌上挑马兰头，到小河里摸螺丝等。遇到农村大忙时，我们还会到麦田拾麦穗，到稻田拾稻穗，到棉花田里摘棉花……小时候，看《红头记》，有一句歌词：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；当年，农村的家庭都很穷，农村的孩子都是穷人的孩子，帮父母做家务事是很正常的。

不过，童年，总是童年；孩子，毕竟孩子。那时，我也顽皮。春天捉蜜蜂，夏天捉知了，做这种事也是乐此不疲的。那时候，我们实在没有玩的，都是就地取材，玩泥巴，玩野草，玩蚂蚱，玩蚯蚓。有一回，玩野草还玩出苦头来了。记得，家乡房前屋后，长着一种草，因其叶形如猫眼，故称猫眼草，这种草很奇妙，掐断枝茎后，在它断裂口会渗出白色的汁液来。一次，我用这种汁液涂在自己两只眼的周围，画成眼镜一般。我们几个割草的孩子都玩了，大家都觉得好玩。一个个戴着眼镜回家了。然而，就在那天晚上，那自以为很美的“眼镜”作怪了，我的眼睛的四周肿胀起来，并奇痒难受。我的脸部“中毒”了，但小伙伴们都没事，奇怪了。第二天，父亲带我去看赤脚医生，配了一些外涂的药膏；可是没有任何效果。好像愈来愈严重了。直到第四天，邻家阿姨出了个“点子”，请来了邻村的“郎中”，这位

童年的经历中总有一些可以回忆的。与几个年龄相似的退了休的老友在一起，会时不时回首当年。

有时候，会拾起一些快乐的碎片，老友会发出一种怀念的感慨。我明白，这种怀念，只是对童年时光的怀念，而绝不会是对童年生活的怀念。不否认我们的童年也有快乐，但我可以明确的说，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我绝对不会愿意让我经历过的童年生活再经历一遍，因为，经历过20世纪50/60年代的我们这代人的童年，尤其是身处农村的这代人的童年，生活在一个太过艰辛的年代，一个缺衣少食的年代，一个没有童话动画的年代。如果说还有一些快乐的回忆，那实在是一种贫困中的快乐，一种苦难中的快乐，是很廉价快乐！

我的童年经历，是在农村出生并成长的我们那些同龄人那里都能找到的经历，没有惊涛骇浪，没有浪漫神奇，有的都是一些平凡无奇、陈年烂谷的俗事。

曾经读到过一句话，说“我们这一代人是泡在糖水里长大的”，意思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很甜蜜富足。其实，真不是这样的。印象中，小时候，我的家境很不好，缺吃少穿是常态。糖水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喝到，平日里只有白开水。母亲经常说我小时候吃不饱，一碗粥喝完了，还抱着空碗不肯放，使劲用舌头舔碗底。一年之中没几次可以吃到猪肉。鱼倒是经常可以吃到，那时候河里沟里田里都能捉到。只有在过年时才会穿上新衣和新鞋；平日里，穿的是补了又补的旧衣服，天暖时

多数时间赤着脚，鞋子就一双，穿到大拇指指顶穿鞋头还在穿，不记得小时候有没有穿过袜子。

童年，首先应该有一个健康的成长条件与环境。然而，我的童年，未上学时，常常是被父母锁在家里度过的，村子里没有托儿所，没有幼儿园，父母要下田干活，又不放心让我在屋外随便玩，屋前就是小河边，掉河里那是要掉命的；当年我们的村子里就有一个与我同龄的孩子不幸落水而亡的。只有把孩子锁在家里是最安全的。而被锁在家里的孩子却是无助并无聊无乐可言的。我依然记得，即便是“三秋”大忙时节，夜里气温较低的时候，独自一人被关在屋里的我，常常困得在泥地上就睡着了，直到父母收工回家；喊醒后不仅浑身发冷，小肚子饿得还哇哇直叫。童年时根本没去过儿童乐园。记得我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，是骑着木马拍的，那是我头上长了很多头癣，去医院动完手术后出来在照相馆拍的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张照片，小木马是照相馆里给孩子们拍照准备的。

当然没有像今天的孩子可以在家玩乐高拼装玩各种游戏了，那时的我们，哪里会有玩具？父母为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已经竭尽全力了，哪有余力为孩子买玩具？那时，电视机、手机等可以承载游戏的产品，我们连概念也没有。现在很多人回忆到的连环

老王和老宋

□王树才

王的学友。

五六年的同窗学友，论小学算是毕业了；论中学，算是升高中了；论大学，已经走向社会了。老王写诗，老宋朗诵；老王授课，老宋添茶；老王复印资料，老宋分发到人；老王主持庆典活动，老宋独唱声势雄壮。老王老宋，形影不离，呼应亲切。

疫情防控期间，老王老宋本应自我保护宅在家里，但老王戴着口罩，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守在小区门岗，登记，测温，严防死守，有模有样。老宋在微信群发现了老王的秘密，担心守岗人员顾不上吃饭，立马从网上购买了两箱方便面，送到了居委会。他见老王始终如一下火线，竟以读书班志愿者的名义向社区中心请缨，报名到地铁口值班守岗去了。老王关照他，年纪大了，歇一歇。老宋拍拍胸脯夸自己棒棒的，指着老王的头领：“为小区你太操心了，头发掉了，我帮你分担一点。”向来乐观的老宋蹦来蹦去，马不停蹄，直到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，他才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。等他从医院回来，老王上门看望，关照老宋好好在家静养。老宋说：住在医院医生说我体质好，所以很快康复了。自信的表情从言语中流露出来，似乎年轻正当时。

老宋需要保养，老王尽量不去影响他。老王在布置读书班的《鹤邻书屋》的读书环境，欲以创新的面貌引凤筑巢，孵化生机，赢得更好的读书氛围。老王又有新的布局，老宋知道了。他来到《鹤邻书屋》，为常青树浇水，为书架的读物分门别类。

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老王和老宋，老字辈的人生旅途，留下一路芬芳，途中奔腾不息，迸发出炽烈的火花。他们如此执着，也许是积淀更多的健康和幸福！

郎中拿一支毛笔，斟着他的口水，一边嘴里念念有词，一边在我的脸上涂抹起来；一会儿工夫，满脸涂上了他的口水。不过，好神奇，第二天，我脸上不仅不痒了，而且红肿全消失了。母亲原来担心我会“破相”，结果很快好了。后来，我再也不敢用猫眼草的汁液涂在自己的脸上了。

如果按今天的划分，童年算到小学毕业的话，我在我的童年，最远只到过县城；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多多美丽；没有到过饭店，自然没有在饭店吃过饭；见过火车，却没坐过；见过天空中飞行着的飞机，但也没坐过飞机；没去过动物园，没见过老虎、大象、狮子、长颈鹿，动物中只见过小狗小猫，鸡鸭鹅，猪羊牛兔，燕子麻雀等等。我的整个童年，过得本能、狭隘、平淡、庸俗，无奈。那个时候，我几乎没有什么志向，既无雄心，也无野心。我可以肯定的说，我的那些小伙伴们也和我一样，我们完全适应着那种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生活。

毫不虚假，我也有快乐的童年，或者说我的童年中也有快乐。但我依然要说，我的童年，或者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并非是在糖水里长大的。尽管艰辛的童年经历让我们更懂得要珍惜今天的生活，可是我不想把我的童年描写成多么甜蜜，多么幸福，更不想用煽情化的语言让人们，尤其是今天还处在童年时代的孩子们因此而产生一种错觉，形成一种误解，激发一种憧憬，以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童年多么美好！恰恰相反，我想告诉现在的儿童们，我很羡慕你们今天的生活。